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取小

◀號七十六百一第▶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日五月四年三十

日二初月三年子甲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陽歷逢五出版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全年三十六份大洋六角 寄費免加

■本報價目

本外埠一律

■本報價目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張三角 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張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角

■本報價目

■本報價目

上海新碼頭小橋頭良晨好友社發行

張枕綠最近寫就

五尺屏四十條。每四條取潤六元。又寫就五尺聯二十副。每副取潤三元。可落上款。紙費墨費郵費概免。款請郵匯上海南市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某收。凡委別項寫作。請先函示明白。當以應收潤數奉告。張枕綠啓

轟動一時的言情名著

纏綿

●張枕綠著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

枕綠小說集

此書選集張君最得意之小說二十六篇而成。作法新穎。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其皮毛。實爲最近盛行小說派之先導。全書二百餘頁。印刷美不勝述。

▲每冊特價大洋四角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發行 大東書局分售

最小報減收定費及批價

最小報自第一百六十一號起。零售仍舊每份二分。定閱全年三十六份。減收大洋六角。凡介紹定閱全年。贈閱一全年。多則類推。批銷每期至少三十份。批價減收每份大洋五厘。寄費一律在內。費請先惠。良晨好友社發行部啓

▲尊處亦需印刷否？

本社承印書籍。報章。簿據。章程。傳單。招貼。封套。名片。一切零星印件。代製鐸銅三色版。有種種勝人之處。試舉如下。(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司打樣。務使格式美觀。倘需繪圖。亦極便利。(二)本社校對員。學宏心細。代爲校對。謄誤甚少。(三)本社所聘印刷技師。富於經驗。印刷之清晰。墨色之鮮明。高人一等。(四)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爲職志。非幸幸爲利者可比。故取價特別低廉。(五)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外埠委託。郵運費由本社擔任。有意委託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印刷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最小報再版

本報自第一號至第十二號。均已再版第十八號至第二十二號。最近再版。每份仍售二分。補購從速。良晨好友社啓



自家人

張曉綠

書櫃第一層。移開外列的佛學書。在右角裏發現一只小皮包。舉時其中輕若無物。徐士明記得去年他父親死後。在搭膊內有一個小鑰匙。那時不知是何用處。隨手安放了。現在想來。像很配這個皮包

上的鎖。他便去找到了。恰準開這皮包。裏頭一方黃絹帕。包着一只小翠蝶。和二張四寸照片。他記得這只翠蝶似在什麼地方見過。心中一動。取起照來細看。照上是一個十七八歲模樣的女子。繫着裙子。執卷側坐着。容貌美而靜呀

。非但在什麼地方見過。而且很熟識。他雖是四十五六歲的人了。他那能認不出這是誰。這照上的容貌又嫩得多了。他的耳畔。頓時起了一種幻響。彷彿又聽得三十年前一種音吐曼妙而意志堅決的聲氣說道。『我們是自家人呀！』

那個星期日。正是春季中最佳的一日。馬蕊文女士原曾教過他書的。有這很正當的師生關係。況且他只有十七歲。伊已三十五歲了。比較年齡。伊也生育得出他來。所以伊得到了他的信後。道是有什麼事情。立刻到他寓所來。毫不避男女之嫌。那天他把寓所佈置得特別精緻。他家中有一錢。住不慣學校裏鴿箱式的宿舍。

最小第一百六十七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七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所以單獨在校附近借屋居住。伊到了。也不拘形跡。向雙人軟椅上坐。和他閒攀談。他站在一旁。神思不屬般的酬應着。時時偷眼看伊的臉。越看越愛。及至伊問今天邀我來有何正事。他忽走到室隅花盆架前。把盆中的花折下一朵。很勇敢的。回到軟椅旁。逕坐在伊身旁的空座上。把那朵花放到伊膝上去道。『沒有第二件正事。我親愛的馬先生呀。只是我們二年中……』他說到這裏。究竟有些囁嚅了。不道伊臉漲通紅。圓睜着素日慈祥之眼。一言不發。抽身便走。事出意外。他嚇得心胆俱裂。疾忙跪下來求伊慢走。容他謝罪。接着匍匐牽伊的裙角。以



冀挽留得住伊片刻。於是伊回轉頭來。臉現意志堅決之狀。而含着三分無可奈何之意。而音吐仍很曼妙的說道。『我們是自家人呀！』伊奮力而逝。

這句三十年來不知何解的話。這句感到劇痛。好似害了無名腫毒

一般的話。此刻又在他耳畔一遍了。他翻轉小照來時。只見背面有他先父親筆題着的大字道。『馬蕊文十九小影。』其旁又有四行小字道。『明歲。馬姬舉一男。余惑於讒言。出之。及悟。遍覓弗獲。吾將何以對此玉影。蕊文故有雙翠蝶。其一渠已佩去。儼蝶分飛。亦不知何日得聚首也。傷哉。』

愛。他又記得了。那天他把花朵放到蕊文膝上去的時候。明見伊胸前綴着那只小翠蝶。似乎要乘勢飛下來穿花呀。

良晨箋

圖樣新添又四種

格式修改愈美觀

良晨箋爲最時髦之美術信箋。

張枕綠君題字。嚴箇凡胡亞光

諸君精繪種種風景美人花卉動

物靜物圖畫。發行甫半載。銷

售數千萬。文人學子。莫不備

用。良以購備自用。於此一賤

之微。可使人知君爲愛好美術

者流。分贈親友。又價廉而惠

厚。所以大衆樂購。每購動輒

千萬計也。

最近又新製圖畫四種。格式加

以修改。所印顏色。五顏六色

。有極特別而難以固定之名稱

者。

樣賤每封一百張。郵惠郵票二

角即寄。

價目
每七百張大洋一元二角
每一千五百張大洋二元
每四千張大洋五元
每九千張大洋十元
每十萬張大洋一百元

(函購欸請郵匯)

上海南市新碼頭
良晨好友社發行

友人之妻

姚阿珍

(上)

甄本石獨自在這曉春堤上走着。他的靈魂差不多要和自然的美融化了。左邊看看隨風而波的綠柳。右邊看看掀天崩石的白浪。楊柳在頭上拂着。真個身在畫圖中啊。忽然一個妙齡女郎向他面前跑來。他狠詫異的欲避時。那女郎已直撲到他身上。緊緊抱着他。『啊呀。女士。請尊重些。』他羞得臉紅過耳的說。『噢。你竟稱我女士了。海可枯。石可爛的盟誓。竟忘了麼。咳。你：你真棄我了麼。』伊悲切急遽的說。伊伏在他胸前哭了。『我真不認識你。女士。你認錯了。』

人呢。而且我生平長到二十歲。並沒一個女友。』他分辯說。臉紅得血缸似的了。『水心啊。你的真如水一樣無情麼。居然說不認識我了。』『呀。女士。劉水心當真面貌和我很相似。我和他原是同學。我姓甄名本石。』他覺悟似的分辯。『水心啊。不要狡詐。你如果甘心棄我。老實說。咳。我先就聽了人家說你別有戀人了。還不信呢。咳。老實說。你當真棄我。我決定就假這滔滔流水尋歸宿了啊。』伊說着哭着。簡直成一枝帶雨的梨花了。他真無可奈何。而且情的弦也微微彈動了。

『如果我真不是劉水心是甄本石。你也愛我麼。』他顫聲說。『愛。愛。隨你換了什麼名字我總愛你。水心。』『應該喊我做本石呀。女士。』『本石。你也應該喊我做莎蓮呀。』莎蓮。你真的愛我麼。』他做夢似的向着伊。又羞得把頭撇轉去。『本石。我真愛你。本石。我愛。』伊吻着他的臉。他和伊挽着手向蒲新路走去。時作喁喁的情話。

(下)

『要我送你回去麼。』他問伊。這地已是蒲新路尾。他要回去就要分走了。

最小第一百六十七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七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不要。我自會走。明天仍到曉春堤去麼。』

『可以。我一定去。』他說着。點了點頭正要走。

『噢。他也驚詫了。』

劉水心挽着一個婦人很急促的向曉春堤走。一手提着大衣包。一個三十上下年歲的男子。遠遠在後惡狠狠跟着。他和伊也不自然的又跟在那男子後面。他們都不怕夜之神就要來了呢。

『殺人了。啊。噓……噓……』

他和伊急急跑向前走。

『來得好。就有勞二位替我作個證人。』那男子說。

伊看見了地下血污的死人。嚇得緊緊伏在他懷裏。

那男子又滔滔的說了。『我簡單的報告二位。那死者是我的好友。姓劉名水心。……』伊不住的在他懷裏顫。我姓秦。名爵世。那死者不念朋友的情。竟引誘我妻子同逃。我現在把他殺了。請二位幫我扶着。』(指他自己妻子)一同首官去。『他死了麼。……好好。和你作證人去。但你不能跑呀。』本石說。爵世道。『我跑麼。……哼。』



●亭言格之園和頤●

我最願向死神座下跑。但這事也須完結。』伊和他扶了伊同他又向蒲城路走。

『莎蓮。……你仍愛我麼。你現在應當曉得我不是水心而是本石了。……』本石忽然急遽惶迫的問莎

理髮師出版

此書張枕綠君所著
。專紀古今中外失
於流傳之風流軼事
。有哀情。有艷情。
有不可思議之情。
讀之骨骼舒暢。血
液旺流。即讀左列
目錄。亦足神往。

洗心記 繡囊記
吻暝記 遺履記
癡棠記 葩萃記
代筆記 援艷記
弔波記 心許記
全孝記 袖珍記
帕證記 像異記
恆情記 就役記
幻艷記 重諧記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函購寄費不加

■上海

南市新馬路頭里

良晨好友社發行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分售

鳶飛戾天

東歐谷

清光明媚。花氣芬芳。景色怡人。陶然足樂。聯翩裙展。伴侶招邀。聘步春郊。紙鳶競向。一時仰視。天空。祇見形形色色。容與翱翔。風緊時。扶搖更上。風平處。隨勢游移。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情。恍忽表示要做過人羣。總及不得他那樣能夠超縱天衢似的。就是一般目灼灼朝上凝望着他的人們。也有些都覺得很羨慕他的踴躍遠塵。隱有瞠乎莫及的感想。這時那些翻翻門舞般的紙鳶兒。臨上居高

可算是飛黃騰達。樂乎其僥的了。誰知一轉眼間。旋風起處。飢斗連翻。好好的一場妙舞。竟攪擾得亂紛紛。顛狂滾仆。那飛上較高的。竟自擋不住打頭風急。有的。一跌萬丈。逕由天空。直墜到地上。的。把一個紙糊簾絮的美麗鳶身。都吹破得七零八落。有的就牽絲中斷。任着風捲飄颻。一會兒已凌雲遠去得無影無蹤了。還有那徘徊在半空中的。多虧着地下手掌操縱的人。趁勢徐徐的輕收緩挽。還自救下了一些。未至席捲以盡。

却也鼓破了不少的漏洞裂痕。總要算是能夠及時知難而退。纔保全得這幾根篾棍兒的軀壳下地。這下裏。忽地有一個矮而且胖的小孩子。蹲着在一旁的土堆子上。拍着手。高着嗓子。揚聲唱道。桃花開。春日晴。紅樓一角放風箏。十丈柔絲懸手底。一番風順入青雲。大風起。翻飢斗。到底仗勢不能久。唱罷。又嘻嘻哈哈的狂笑了一陣。好像是警覺這救下了的嫻笑那捲去了的樣兒。

繭絲集

王受生

最小第一百六十七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七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晨昏

早上從東方出來的太陽。無情無趣的慢慢的走着。江裏船沒有一隻起錨。時候還早呢。水面上有自然的波紋。自然的水鳥。岸上車也一輛沒有。枯樹呆立着和警察作伴。朔風吹得很起勁。我受着沒有什麼感覺。因為人有感覺的只有心和腦筋。肉身是沒關係的。而況我的心已。滿想這時璞還沒醒呢。璞住在湖邊。這早上的西子湖美麗極了。我是再不能同璞在一起賞玩。不過一夜功夫。我現在已住在輪船照萬分的感傷。唉。從今很難再見璞的面了。寒星反比新月有光芒。把江上情

形都照得通明。能假使我看得清楚。兩岸遠處有烟霧的是山。近處閃動的是蘆葦。雪白的蘆花。在船上還可以看見。除此外決沒有景物了。船上機聲。很有秩序的響着。我想璞這時應該要安息了。否則

在燈下必要想着我呢。但願還是安息的好。想我是最勞神的。但我這時想念着伊。伊必定也想念我了。因為我們是最表同情的呀。明天早上。和晚上。還有後天至於將來。我逢到晨昏。必有這許多想念麼。

去年本社
舉行千字
內偵探小
說奪標朱
天石君當
選第一名
由本社贈
銀杯一事
杯高半英
尺





編輯語人

本報歡迎投稿。如創作或繙譯的短篇小說。小說作
法研究。中外小說批評。小
說家遺聞軼事。專談。遊記
。諧文。雋語等等。皆在可
錄之列。所需何酬。隨稿聲
明。其未預先聲明者。刊出
後酬以本報。來稿附有十
足郵費者。不刊即退。

嗟乎吾手足

張曉綠

嗟乎。不謂吾同胞有兄二有女兄
三。而六年之間。僅存其半也。民

國七年。吾已嫁之長姊既客死。不
謂去歲不四閱月。吾大哥二姊。又
相繼二世也。二姊臥病十載。其留

世不久。固在意想之中。乃不死於
前年之劇疾。而死於去歲。人不能
意之寒熱中。吾居於滬。吾大哥二
姊居浦左。吾不及見二姊之死。是
為可痛。大哥體質素強。闔家莫
及。吾不獲及早聞其病。渠病不
一月。竟殺於庸醫之手。除夕之日
。與歲俱終。吾又不及見其死。是
尤可痛也。鄉里無多醫。有一醫為
吾大哥友。渠執醫藥不亂投之旨。
以為友必忠。深依賴之。渠無知人
之明而自誤。該醫不量力而誤人。
而茲自誤者不保其生。誤人者尚
繼續其誤人之生活。嗟乎。是吾大
哥不幸。所以適當其衝也。將焉
尤。然而折吾手足。其痛澈心矣。
悲夫。

最小報減收定費及批價

最小報自第一百六十一號起。零售仍舊每份二分。定閱全年三十六份。減收大洋六角。凡介紹定閱全年。在內。費請先惠。批銷每期至少三十份。批價減收每份大洋五厘。寄費一律

張枕
綠短
篇小
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選集張君最得意之小說二十六篇而成。作法新穎。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其皮毛。實為最近盛行小說派之先導。全書二百餘頁。印刷美不勝述。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發行 大東書局分售

每冊特價大洋四角

朱秋
鏡著

胡金貞集

內容

- (一)破題兒第一遭
- (二)YXZ
- (三)五個嫌疑黨人
- (四)公平而不公平
- (七)孝子的孫子的孫子
- (八)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四
- (九)李公館之掃帚問題
- (十)門角落裏